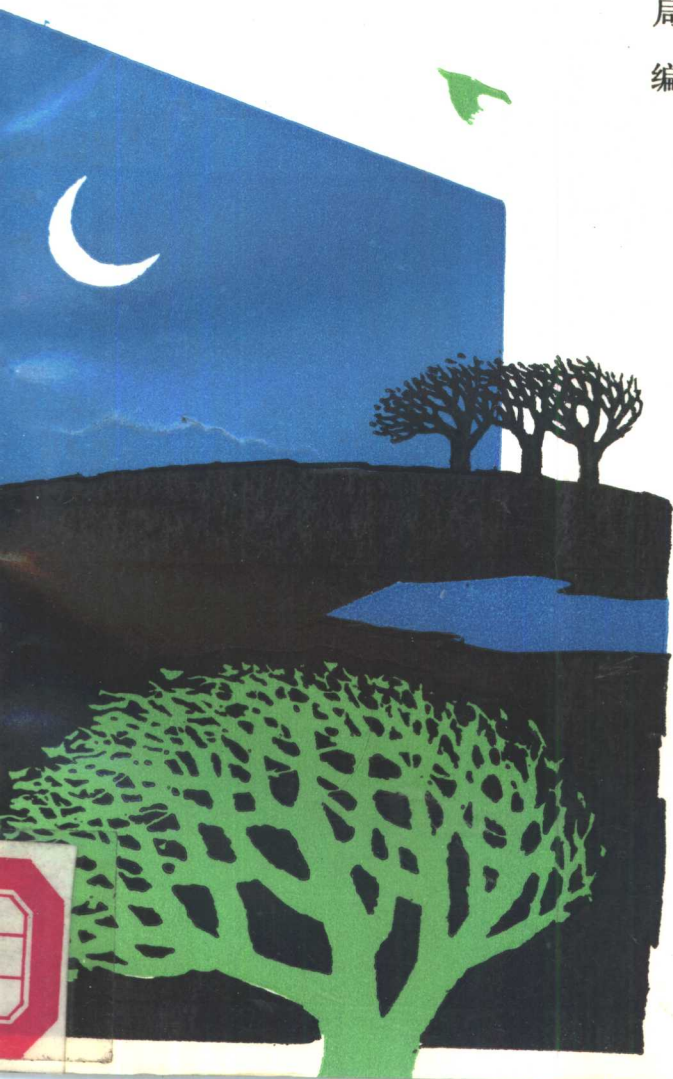


开拓文学创作丛书

# 沃土上的儿女

农牧渔业部农垦局 编



I247.7  
264

开拓文学创作丛书

# 沃土上的儿女

农牧渔业部农垦局 编

025465



女子学院 0030675

## 沃土上的儿女

---

编者：农牧渔业部农垦局

责任编辑：李玉英

责任校对：祁斌

封面设计：康人平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市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89千

版次：1987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统一书号：10248·0173

定价：2.50元

---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 《沃土上的儿女》序

鲍 昌

这是一部小说集，作者都是农垦系统的职工。集名《沃土上的儿女》，我以为寓有深意。因为这些农垦系统的业余作者，正在耕耘着一片肥沃的土地。

农垦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使用的词儿，在中国古代，它叫屯田、屯垦、屯边或屯种。正式见于史书的记载，可能是汉代。象汉文帝、汉昭帝这些皇帝，先后派兵士去开垦今天的甘肃、新疆、河北、山西、内蒙一带的疆域。其后的晋朝，唐朝、宋朝，元朝都因袭了这一制度。明朝初年，还把它发展为兵屯、官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等多种形式。明朝设有屯田部，专司其事；有一个时期，清朝也设有屯田道，为道员之一。它们是否类似我们的农垦部门呢？我觉得不好作机械的对比。但是中国屯田农垦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了。

的确，中国的农垦事业具有悠久而又艰辛的历史，其中不乏英雄传奇般的故事。然而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同历史上的农垦事业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它的崇高目标是社会主义建设。我曾依靠农垦部的帮助，到一些垦区体验过生活。深知在祖国四面八方的“沃土上的儿女”，为荒原的拓殖淌出了多少汗水！看到那些曾经是戈壁、沙原、碱地、海涂的地

区，掀起嫩绿色的麦浪，绽开云朵般的棉花，我不由得想起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诗句，真想为这些新一代的开拓者，放声歌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人的心灵的表现。“沃土上的儿女”用汗血、生命浇铸而成的功勋，不能不进入文学。大约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了一种“农垦文学”。这种文学，一部分是作家们到农垦系统体验生活后写出来的，一部分正是农垦战士们自己的创作。我还知道，农垦部门培养了许多文学新人，他们成为饶有影响的作家。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十年，更是英华辈出。充分显示出这一点：农垦战线既能创造物质财富，也能昌盛精神文明。它是个富有活力的“物质—人才”发展系统。

收在本集中的十篇中、短篇小说，全是农垦部门业余作者的最新作品。作者来自石河子、北大荒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他们的名字，文学界还很陌生。但他们却把农垦战线上最新的生活变化，描绘成了画幅。在这些作品里，历史的回顾是少不了的，这使人想起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大雪覆盖的草甸、点着煤油灯的农工草房、握得手生出茧子的镰刀……这些作品也有了新的色彩、新的旋律——戈壁滩上建起的新城、春风杨柳吹拂下的工厂、明窗粉墙的研究院、工作繁忙的劳动服务公司、乐声嘈杂的舞会，还有春笋般兴起的家庭农场、“小农庄”……在《布亚绿洲》这篇小说里，女主人公兆英站在瓜地里，“脑海里浮现出一种朦胧的憧憬：眼前两排灰色的、颓败的土坯房变成一幢幢精致的红砖小楼；楼前，葡萄遮荫；楼后，果木成林；湖边，鸡鸭成群；湖里，鱼儿遨游；河畔，绿草茵茵，洒满成千上万只‘黑珍

珠’；这里那里，甜瓜飘香，荒凉的布亚绿洲变成二旦、她、还有康森经办的小农庄。”——这是“朦胧的憧憬”吗？是，也不是。因为在一部分地区它还是憧憬，在有一些地方却正在化为现实。

因此，《沃土上的儿女》这本小说集的可贵之处，是向读者展示了农垦战线的时代的步伐。宛如被铧犁刚刚翻过来的黑土，播散出一股清新的气息。

我们不能说这本集中的作品在艺术上都是成熟了，甚至不能说它们都成功了。它们是新人的新作。新人走笔，尽管不缺乏应有的才华，总还有缺乏经验的稚拙之处。其中有些篇什和段落，显得颇是粗糙。它们象是一块块天然的石璞，细加雕琢，便会成为美玉的。

我希望农垦部门的业余作者迅速成长，当然先要希望农垦系统的建设日益繁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个文学刊物叫《绿洲》，还有个诗刊叫作《绿风》。绿洲扬起绿风，绿风吹拂绿洲，真是个诗意盎然的境界。我现在不是朦胧地而是热切地憧憬着它，憧憬着祖国全部垦区的“绿洲化”。

为了这绿色的理想，我们应当为沃土上的儿女激情地歌唱。

## 目 次

|            |                |         |
|------------|----------------|---------|
| 鲍 昌        | 《沃土上的儿女》序…………… | ( 1 )   |
| 韩明人        | 在蓝色的阳光下……………   | ( 1 )   |
| 庄立之<br>李阿敏 | 柳绿桃红……………      | ( 57 )  |
| 张宝发        | 布亚绿洲……………      | ( 105 ) |
| 温建邦        | 荒漠的子孙……………     | ( 168 ) |
| 南予见        | 车队越过鹰崖……………    | ( 285 ) |
| 郑加真        | 没有完成的地图……………   | ( 336 ) |
| 欧继联        | 农场生活小景……………    | ( 369 ) |
| 郑平平        | 细细的雨丝……………     | ( 390 ) |
| 孟久成        | 从门到窗是十步……………   | ( 399 ) |
| 郭 力        | 图……………         | ( 411 ) |

# 在蓝色的阳光下

韩 明 人

## 上 篇

有两只羊。

一只白羊，一只黑羊。

两只羊相差整一轮——十二生肖。

两只羊同在一顶透风漏雨的帐篷里。

帐篷扎在飘落着金黄树叶的林带边。

林带把神秘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同南面的三〇三农场割开快三十三个春秋了。

天，慢慢地黑下来，黑下来。

白大姐在邓丽君的歌声中洗锅碗，擦灯罩。

黑子放置好各种养蜂用具。电动刮胡刀的嗡嗡声似听惯了蜂鸣，却又似合着邓小姐柔美歌声的旋律。

帐篷门帘已经放下，暂且把外面的世界割弃，留下不足十平米的天地给她和他。现在，这天地是他们自己的了。但，是各自的，不是共同的。他们各有自己的折叠钢丝床。

不贵，又软又方便，还能防潮、防虫什么的。

——黑子，快睡吧。

这是她每到临睡前要说的例话。象娘对孩子。

——好，白大姐。

黑子的回答似乎也是千篇一律，象是录音磁带发出的。

邓小姐停止了歌唱。该休息了。

白大姐伸手拧小了挂在帐篷杆子上的马灯。白亮的小天地化为一片朦朦胧胧的昏黄。

——这几天，蜜越来越少了。

白大姐说着，脱下外衣，秋衣。她的胳膊很白。昏黄的灯光，给她的双臂蒙上一层蜂翼般的薄纱。她双手伸进白汗衣里，前后上下地挠着。身上痒吗？却又似某杂志介绍的健美操。四十出头，该发福了，却并不肥胖。

——蜜源终止期就到了，所以会起盗蜂。

黑子扒掉背心，光着脊背。黑黄的皮。也是三十岁的男人了，胸前，胳膊上，也有着一块块的疙瘩肉，是男子汉的样子。他伸胳膊向上，舒舒服服打个哈欠，腋窝里浓浓的黑毛，在昏黄中原形毕露。

——黑子，你真累了。夜里我起来看。

白大姐坐在矮矮的钢丝床上，脱了下边的。床咯咯吱吱地响着。白大姐的腿比胳膊还粗还白。这会儿，那是帐篷中最白的东西。

黑子没吭声。不需要再说。白大姐说过的事，总不会再变动。他很习惯地坐在自己的钢丝床上。每天都是这般脱衣，这般睡觉，似乎很随便，很自然。今天，他的眼角却收到了对面的讯号。是的，那腿很白，很白，肉也一定很

软，肯定不是那年住医院的样子了。他习惯了这个，却又下意识地多瞅了一眼。他似乎感觉到某种变化。

黑子脱下长裤，鲜艳的红三角裤头下，是一双又细又黑的变了形的腿。黑子的脸，黑了一下；心，也黑了一下。

他妈的！这是人的腿吗？还不如两条狗的后腿。狗后腿虽然又细又弯又难看，可跑起来很管用，又快又灵。我这腿是什么玩艺儿？男子汉的上身，真正的男子汉，却被这两根烧火棍支撑着。

黑子急忙用被子盖住这丑。他还有一半男子汉般的男性美。他坐上床，又举臂向上，双拳攥紧，似体操运动员抓住两个吊环。双臂的肌肉一块块鼓起来，鼓起来。钢丝床咯咯吱吱抗议着他的任性。然而，他又打了个哈欠。

——黑子，睡吧，可别感冒！

白大姐是命令，却又把那一纸命令浸在温馨的母爱的池中，任字迹消逝。

帐篷里，有什么小秋虫在叫，很好听。

秋凉了。白大姐不怕秋凉。她没象黑子那样盖住腿，却站起来，前跨一步。不是吗？艰难的荆棘路，并没完全磨去她女人的特点。一个温柔的母性，就完完全全站在黑子面前。

——这灯……

白大姐说着，好象要调一调灯的亮度。她把灯捻子一下拧大了。十平米的空间一下辉煌了。这辉煌，填满了除白大姐影子外的全部空间。她又忽地拧小了灯头，拧回了昏黄。

灯头一上一下。辉煌与昏黄急速交替。

——这灯！

辉煌与昏黄的轮换，带来某些电视镜头的效果。然而白大姐露胳膊露腿的形象，在黑子的视网膜上，却形成了定格，十分清晰的图象。

这没有什么。白大姐的一切，对黑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黑子对于白大姐，也是。他们的关系是圣母与圣婴般的纯洁、神圣。

然而，今天这马灯的闪烁明暗，却让白大姐变成另外一个人。黑子好象第一次认识眼前的这个女人。多么陌生，又多么……新奇！

黑子忽然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黑子看着白大姐胸前，心动了一下。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白大姐生病住医院那阵子，胸前贴着的，是两条空瘪的袋子。

黑子自觉犯了罪，他通地一下躺倒，紧闭双眼，蒙住头。钢丝床上下颤动着。他在这帐篷的小世界里再制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更小的天地。

把灯的亮度调得极小极小，白大姐躺下了。虽然深秋，白大姐并不感觉有凉意。她拉过被角，搭在小腹上。白大姐闭上眼，眼前站着黑子。

黑子站在白大姐眼前，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胡子硬了，刷子一样。刚才电动刮胡刀的蜂鸣声，好象还在响。黑子身上的疙瘩肉，透着男子汉的浓烈味儿。

黑子，你三十岁了。三十而立。你虽说两条腿瘸着，走路难，可还是站起来了。真难为你，那两条变了样儿的细腿，是怎么支起上半身的？黑子，你活得不容易。一个人，苦命挣扎。自己学养蜂，成了专业户，有钱了，比那些好胳膊

膊好腿、五大三粗的男人还能挣钱。那些人，有的白干一年，还赔上千块。你能赚几千块。你真能！你算活成个人了。大姐我没本事，对不住你。我拖老带小的，儿子上中学，婆婆是半瞎子。我不能帮你，还得你帮我。你爹娘临死，把你托咐给我，我到现在还不能帮你成个家。你孤身一个残废男人太难过日子。现在的姑娘，不是光认钱，要好胳膊好腿的，还得一米八的个头。还要往城里跑。苦了你啊，黑子，黑子，你怎么也得想法子成个家呀！

白大姐的灵魂走出自己的皮囊，象不相识似地数落着自己。

白玉玲，白玉玲！你这苦命的女人，活得也真不容易。二十多岁嫁个开拖拉机的好男人，说死就死了！他冬天往糖厂运甜菜，路滑得象玻璃上浇油。他的拖拉机和一辆大油罐车撞上，翻了车，滚到路边沟里，拖拉机和拖斗，八个轮子朝天。人活着不容易，死起来怎么这样容易呢？你想同男人同去死，死在一起还是恩爱夫妻。还有两岁的孩子呢，还有半瞎的婆婆呢。你硬撑着活下来。寡妇难当。你泼辣要强，一般人不敢欺负你。你还年轻，你不愿再要男人。你不想给儿子找后爸爸，你也不想扔下可怜的婆婆。你不能陪着婆婆哭，你要叫婆婆笑。

你的命就是不好。劣运全叫你摊上。你又得了一种病，要命的病。血色素只剩四克了。人家说治不好的，你住进医院。你不能动，不能吃，得有人伺候。谁来？让连队上派个整劳力，太忙。你说，就叫小黑子来吧。那时，黑子十六岁，个子象十三岁的孩子。总也是个活人。你住在抢救室，不分男女。黑子可怜巴巴的，又黑又瘦，走路一拐一拐。可

他能伺候你。他能给你端水喂饭，他能给你端屎接尿。你的一切在这孩子面前暴露无遗。你光着下身，盖着被子，一切由他摆布。他象你的儿子。他是个细心的孩子。他给你喂水，一勺一勺，不热不凉，从不洒一滴。你太瘦，皮包骨头。小黑子怕那白瓷便盆硌疼你的腰，就用那小黑手垫在便盆和皮肉中间。你当时真想死。反正听说治不好的。死就容易吗？难！死也难。你都没个人样了，抢救室住两个月，却还是不死。你见的死人多了。抢救室是鬼门关。带着一丝气儿进来的不少，活着出去的不多。当一个尸体被抬出去的时候，你总想，下一个就该挨着你了。

可你觉得你还不应该死。是小黑子那双眼睛告诉你的。那黑珍珠似的眼珠子，总在你面前放光，一闪一闪。你的心也跟着一跳一跳，象拖拉机，总没有熄火。那眼珠又是两口深深的水井，看不到底，却会说话。这眼光对你说，你死不了，你能活下去。你死了，你的儿子就没有妈妈了；你死了，你的婆婆没有儿子又没有好心的儿媳妇也没人管了；你死了，你那可怜的小黑子兄弟没了姐姐，不也是白白伺候你这一场，白辛苦两个月吗？

你终于活下来。有一个老中医的治疗，中西医结合，竟救了你的命。于是，你又回到家里，当了儿子的妈妈，当了婆婆的媳妇，当了小黑子的白大姐，当了一个没人欺负的寡妇农工了。

床下的什么秋虫子叫着，叫得人心烦。  
对面黑子的床，钢丝也在咯吱咯吱地响。  
——天凉，盖好。

白大姐知道黑子还没睡着，还得唠叨一句。

——盖好着哩。

黑子翻个身，又不动了。

人不动心动。

我这是怎么了？不是累了吗？累了怎么睡不着？翻来覆去，闹得白大姐也睡不着。白大姐往天倒下就能睡着，今天也没瞌睡吗？

今晚，自从伸胳膊打哈欠，自从白大姐调那马灯捻儿，一闪一闪出现了几个镜头，我怎么就睡不着了。我身上冒火。就好象身上的血多了，发了洪水，水到处乱窜，水涨了，要冲出血管，把大大小小的血管全都胀得圆鼓鼓的。我是个男子汉，是半个男人。白大姐是个好女人。从今年春天开始，我们俩就出来放这二十箱蜂了。我们同住一个帐篷，同吃一个锅里饭。白大姐总把我这三十岁的黑子当成小弟；我黑子总把四十出头的白大姐当成慈爱的老大姐。我们总是自自然然，和谐得象一家人。不认识的人总说我们是一家。那时，在医院里，什么都不避；现在，为了谋生，也用不着避什么。挣扎，奋斗，全为了这个世界上有叫我和白大姐还值得留恋的东西。男人女人同样是人，不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吗？为了生存，为了各自的活，也为了别人的活，我和白大姐同居一个小天地。我们共同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偏见。

当初，我和白大姐象没人要破抹布。我们挣扎，拼命，总算活出个人样子。也有些闲言碎语充塞耳道，也有些可笑可叹又可恶的眼光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我们照样坦然地住在一起，象蜜蜂那样忙忙碌碌。别的什么也不想。

我今天发什么神经？我的白大姐，好象变成了别的什么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我是罪犯，罪该万死！白大姐，她从小就是我最亲的好大姐，对我象母亲一样的老大姐……

睡吧！睡吧……一二三四五……

姐姐……白大姐……姐姐……

好象有个什么故事。不对，是真事！开天辟地，天地间只有我和姐姐两个人。神说，天下只有两个人不行，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成群成群的人，这天地才美好。神说，你们俩完成这件事吧！不行呀，我们是姐弟！神说，高高的山顶两扇石磨，你们一人滚一扇下山，再闭着眼睛跑下山，睁眼一看就明白。姐说，弟，你先滚。我掀起石磨的上扇，姐掀起下扇。我们一齐松了手。两扇石磨飞滚下山了。我和姐拉着手，闭着眼，往山下跑。跑呀跑，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我们绊了一交，都摔倒了。睁开眼，呀，是石磨绊的！两扇石磨，一个上扇，一个下扇，好好的合在一起了！这可真是天意。我们只得听了神的话。后来，这天地之间，青山绿水，有了一群一群的人。那都是我们的后代……

还有一个故事。不对，也是真事。很古很古的时候了。我每天上学，姐每天割草，喂牛羊，做饭。早上，姐总给我带三个大白馍。有一天，走到桥头上，碰到个白胡子老爷爷。老爷爷说，我饿呀，给点吃的吧。我把两个馍给老爷爷，自己留一个。往后，天天如此。一晃十年了，我长成大小伙子，不能再上学了。那一天，老爷爷拦住我说，明天叫你姐和你起五更，到桥底下来，一定！我和姐听了老爷爷的话，刚到桥底下，天塌了，地陷了。我们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阳光灿烂，鸟语花香。只是再没第三个人。没人的世界

算什么世界？白胡子老爷爷给我们两个大蟠桃，说，种上吧，勤浇水。姐种一棵，我种一棵。一眨眼，发芽，出苗，长大，开花，结果。我的桃树结白桃，姐的桃树结红桃。吹来一阵风，桃子全落地。白桃变男孩，红桃变女孩，全都叫我爹，叫姑娘。这个世界上的人又变成一群一群的了……

胡扯淡！全是胡编乱造……

还有外国的叫什么弗洛伊德的人，说什么什么恋母情节。还有什么希腊神话，讲什么杀父娶母的可恶的故事，纯粹胡扯八道！人难道不如一匹好汗血儿马吗？！

唉！胡想些什么……还是快睡着吧。我是太累了……

快睡着……妈妈……说我从小可逗人爱了。又黑又胖，穿开裆裤到处跑。好多的叔叔、阿姨喜欢抱我、亲我。还有些叔叔，总爱揪我的小雀雀，还问，这是什么？说！播种机。揪得我好难受，只得学着说，是播种机。这事叫白大姐知道了，教我说，谁再揪你教你学坏，你就说，播你妈妈！这一下，再没人揪我了。

我太命苦。四岁得了小儿麻痹症。白大姐抱我去扎针，我搂着白大姐的脖子，蹬着麻杆粗的腿，不去扎。白大姐亲着我的脸，哄着，小黑子乖，弟乖，不扎针，好不了，大了找不到对象。我不要对象！不扎。白大姐还是抱我去卫生室，搂着我，亲着我，针扎上好像不很痛了。该上学了，白大姐背着我去上学。我真高兴，一个劲儿亲白大姐的脖子。放学，总是白大姐去接我。有一回下大雨，我把自己身上披的塑料化肥袋蒙在白大姐的头上，我自己淋湿半截，发烧了。白大姐气得流眼泪，要打我。她的白手又软又凉，只是摸摸我的烫脸，没打。

我终于自己能走路了。走得很难看，很艰难。总算自己走的，不用人背了。那时候，总吃不饱，我总长不大。白大姐每天都给我一块金黄金黄的玉米面发糕，比现在的鸡蛋糕还好吃。

我好不容易长成个人，白大姐你却遭了殃。我学会了养蜂，这二十多箱蜂是我挣的，我叫白大姐你帮我养蜂。可你知道吗，白大姐，这些蜂我全不要，我是为报答你才这么干的。我不求别的，只希望能给你当个长工，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今天……是着了魔……中了邪……我的脑子不听指挥了……明天，我得把染脏了的脑子，泡在“洗洁净”里洗洗……洗洗……

帐篷里的秋虫藏在哪儿？不休息，总叫。

外面的公路上，开过一辆轰轰作响的拖拉机，拖斗也咣咣着。

白大姐的钢丝床又在响了。

明天千万别再发生盗蜂了！

盗蜂真可怕！

今天上午，白大姐发现一个蜂箱前好多蜜蜂打架，死伤一大片。

——黑子，快来看！

黑子跑来，一颠一颠的。白大姐看着黑子跑路的艰难样儿，后悔不该喊他这么急。没办法，白大姐是急性子人。黑子也只好这样跑路。